

老照片的故事

【作者速寫】劉先昌，上海市人，出生桃園空軍眷村。政校二十二期影劇系，曾任陸光國劇隊隊長、經國管理學院講師。

老家牆上一幀照片，隨著眷村改建掛到新家牆上，至今已五十六年歷史。這張照片裡的人物，都是歷經大時代，為國家奉獻一生的鬥士，他們曾經是決策者與執行者。相片裡的人物是哪些人呢？

圖像中立者身著斗蓬，手持拄杖，為蔣中正總統；左二為空軍總司令陳嘉尚上將；右二為飛行員葉常棣上尉；左一為照相技術士徐運修；右一則是時任機械士官長的家父劉善榮。背景為當時最先進的RF-101偵察機，民國四十八年底甫自沖繩美軍基地飛抵國門不久。

蔣總統與有功人員合照

RF-101又稱「巫毒式偵察機」，是美國麥唐納公司出產，原設計是超音速戰鬥機，用來執行轟炸機護航任務。空軍接收此型飛機後，



先總統蔣公與 RF-101 團隊成員合影。（圖片提供／劉先昌）

配屬桃園基地第四中隊。為執行偵照任務，機上武器裝備改裝成偵察照相設備，已無攻擊火力，在執行任務時，常暴露於危險中，完全沒反擊能力，只有借助一點八五馬赫的速度優勢加速離開，避開攻擊。

家父當時是以機械修護班班長職，帶領修護士官數人，赴沖繩受訓，並接回三架RF-101。將近大半年時間，沒有與家人在一起，家務全靠母親及稍為年長的大哥、大姊操持。以當時臺灣對美元一：四十匯率來說，所領到的出差費，對十口之家幫助甚大。返國時，為兒女買實用衣服及禮物。五歲的我及二個弟弟，都有一件時髦夾克，後面繡著一隻兇猛老虎，我們稱之為老虎夾克，穿在身上，羨煞同村孩童。

民國五十年六月，RF-101第一次執行偵照任務，由後來成為黑貓中隊成員的葉常棣駕駛。他以超低空飛行，完成大陸東南五座新機場的偵照。由於成果豐碩，蔣總統特別於桃園基地召見，空軍總司令陳上將陪同，並與飛行員及其他有功人員，在飛機前合影紀念。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，除贈送合影者每人一張留存外，並收進空軍軍史館保存。

RF-101偵察機體型龐大，機身長二十公尺，高五點四公尺，停放在機棚裡與F-86、F-104等其他戰機對比，高出甚多。在進入大陸執行任務時，都採五百呎低空飛越照相，使得大陸雷達難以追蹤，米格機無法攔截，高射炮也來不及發射。但對岸隨即改變戰術，增加火炮數量，希望以密襲方式擊落該機。當時空軍只有三架此型飛機，重大維修工作須飛到沖繩基地，故逐漸不符戰術效益。至六〇年代後期，終因缺乏零件，無法確保妥善率而陸續停飛。以後就由十二中隊RF-101接替偵照，結束RF-101既驚險又光榮任務。

故人重逢46年後

值得一提的是相片中飛行員葉常棣，以優異飛行技術，民國五十一年入選黑貓中隊。當時已榮升少校的他，曾駕駛U-2飛進大陸偵照二次，但不幸在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第三次出任務，執行甘肅核彈基地偵照時，遭大陸薩姆飛彈擊落，雙腿五十九處遭彈片擊傷，跳傘被俘。自此經二十多年勞改，之後因英文造詣優異，在文化大革命後，被安排至華中工程學院教授英文。

民國七十二年，他與另一黑貓成員張立義，被大陸釋放至香港。經已退休同僚聯繫美國中情局，安排至美國，開始新生活。民國七十九年，空軍舉辦盛大歡迎晚宴，為「失落的黑貓隊員」辦理歸建，並安排隆重典禮，讓他們正式退伍，並享有原退伍軍人應有之退伍金、榮民福利等待遇。

民國九十八年，他與夫人再度返臺，與原任機工的家父聯繫上。在桃園竹園餐廳，家父訂了十五人座包廂，宴請他們夫婦。從同赴沖繩接RF-101一起，再同為黑貓中隊同僚，彼此交情已達五十年。席間家父出示與蔣總統合影相片，他的夫人驚歎年輕時的葉常棣，是如此帥氣與自信，而今已逾八十耄耋之齡了。

人生際遇各異，尤以為國家出生入死飛行員為最。他們的英勇、自信、高素質，創造了無比輝煌的戰功。有人全身而退，有人埋骨異地，有人雖然倖存而存，但已不復原有人生了。

職司修護與保養的機械士們，也是團隊功臣，要把握飛行機械百分之百的發揮。每一次目送飛機離去，期待任務完成再凌空而降，就像大鳥展翼高飛後，安返回巢一樣，他們與飛行員是生命共同體，也才有所謂的「空戰出英雄，地勤一半功」一語。

小小一張相片，包含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與尚未揭開的祕密，它是一張值得珍藏的紀念品，我們將會永遠保存下去，讓子孫知曉其中歷史與故事。

八〇一的春天

【作者速寫】梁聖樂，廣東梅縣人；父親梁瑞元，曾任八〇二醫院眼科主治醫師，已故；母親梁張寶蘭，曾任八〇二醫院護理長。

四十年前，高雄八〇二眷村還未改建時，村內人情味濃，人與人之間互動密切，我們以大自然為家，美麗的兒時回憶永存心裏。

父親在大陸就考上國防醫學院，撤退來臺時，於高雄八〇二（國軍高雄總醫院）擔任眼科醫生。當時，十八歲的母親帶著十四歲的妹妹，由大陸經香港來臺灣投奔大姐，為了自立更生，毅然從軍，報考八〇二護士訓練班，並且全班第二名畢業，及普考及格，而擔任護理長。

由於軍中男多女少，很多醫生下班後，就跑到女生宿舍站崗，想要找尋心目中理想的護士小姐，母親因與父親信仰相同，且都是基督徒，雖然年紀相差十三歲，父親老實內斂，母親活潑外向，但仍相愛相戀而結婚，終生相守。

灌料杯阿的童年

八〇二醫院改建前範圍極廣，東至錦田路、西至忠孝路、南至六合路、北至八德路。我於民國四十七年在此出生，童年生活非常快樂。當時的病房及宿舍都以日式木造建築為主，一排房屋很長，



作者（左）的小弟梁加樂在八〇二眷村草地上翻滾。（圖片提供／梁聖樂）

由於病房中間無隔間，放眼望去屋內全都是人。母親曾經擔任九病房護理長，負責照顧一百三十六個床位的病人，因積極照顧病人，搶救生命，故小時候常見母親回家倒頭便睡，且不許我們吵鬧。父親看診耐心仔細，曾有位司機車禍，眼內有很多碎玻璃，父親花了很長時間，將碎玻璃一一挑出，讓他能重見光明。至今雖事隔多年，仍有病人感念父親醫德，回來禮敬父親。

眷村宿舍是以甘蔗板隔間成二十多戶人家，我家前後皆為草地，屋前草地上種了一棵大樹，常有黃牛拖車，帶來米糧及油等食品，大夥憑證領取，牛在樹下吃草，不時以牛尾趕着蠅，形成一幅美麗的圖畫。小時眷村生活雖不富裕，但十分有趣，留下許多美麗回憶，包括兒時養蠶、捉蜻蜓、打彈珠、玩橡皮筋、爬樹、採蓮霧及白蘭花，或一邊烤地瓜，一邊至池塘提水灌「蚪杯阿」（土蟋蟀），以手拍打土地，口唱兒歌「蚪杯阿你在地震哩」（臺語發音），就盼蚪杯阿快快出洞，抓回家養。記得有一次，八〇二「媽媽隊」與「護士小姐隊」籃球比賽，那時我的小弟才三歲，就在場外當裁判，時常大聲說阿姨帶球走，意外成為焦點人物，這場比賽因母親投進二球，而以四比〇，媽媽隊獲勝。

眷村內鄰居彼此互動緊密，人情味濃，至今前後排幾十戶人家我都認識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些媽媽們會做饅頭、包子，並送給我們分享。有些小孩活潑頑皮，例如立法委員丁先生為了逗我，在我們玩彈珠時，從地上搶了我的彈珠就跑回家，諸此逗人遊戲，不斷在眷村發生，故事說說不完。

八〇二醫院及眷村在我國中時，因改建而就搬家了，我的眷村舊家，變成七賢國小的一部分，八〇二則由六合一路搬到中正二路，一晃眼就過了四十多年，但我對眷村生活仍非常懷念，有一份濃濃的感情。



榮民伯奉茶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校六十四年班，現已退休。

五、六十年前交通不便，路上少有機動車輛，出門都是騎單車，最多的還是走路。那時的路邊、廟埕或大樹下，常有一座茶桶或一把茶壺，桶蓋上或壺口，倒蓋著一隻粗陶碗。雖然沒有貼著「奉茶」字樣，但人們知道，那是善心人特意提供給路人的茶水。

記得，我喝過。怯生生的孩子，像偷拿東西一樣，急忙的沖澗了一下陶碗，微傾一下壺身，倒出的不是茶，是碗白開水，但頓時就讓乾涸的喉頭，獲得甘霖般的潤澤，那感覺既深刻又美味。

任何東西，在於需要，不在於多。當急切需要時，即使是無味的白開水，

也像是醍醐般讓人難忘。所以奉茶，就更讓人感受到當年貧困質樸的歲月中，到處不經意出現的善良。

只是到了現代，各式便利商店、茶飲店林立。奉茶這麼貼心的設施，早已消失在這高度功利的工商社會中時，卻不經意的發現，路旁大大的紅色招貼——「奉茶」。下方寫著「愛心奉茶，祝你健康，心情愉悅！榮民伯獻」的小字。特製的小茶几上，一只熱水瓶，瓶上貼著「熱開水」字條，還有一行年月日的小字，像是產品的日期，榮民伯更貼心的在小茶几旁放了一盒紙巾，任路人取用。



雖只是毫無價值的白開水，卻讓人心溫暖。（圖片提供／宋玉澄）

但每次路過，總不忘回頭注目，感受到這個進步的社會中，仍有位善心的榮民伯，像點著一盞明燈似的，做著這樣的義舉，讓人在冷漠的心頭中，彷彿飲到了一口甘泉，也看到了一個方向。

我不知有沒有人接受過這樣的奉茶，

千里古道 絲路尋騎

【作者速寫】童文華，海軍上校退役，曾任高中主任教官、臺灣體大軍訓主任。

「有些事現在不做，以後就不會做了！」「單車壯遊夢想——絲綢之路」，是沿著張騫出西域的路線，從西安、蘭州、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嘉峪關、安西、敦煌、吐魯番到烏魯木齊，由東向西逆風與上坡的騎行之旅。

絲路，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出發前，很多親友都說絲路很危險，不適合騎單車前往，況且只有我夫妻二人，勸著不要去啦！但行船走馬總有三分險，抱著策馬周旋之計，備不時之需，一切應能化險為夷，順利平安的想法，我們還是帶著大家的祝福，出發了！

殘墟斷垣弔金甲

一路上，祁連山連綿的雪峰聳立一旁，在大自然遼闊的天地中馳騁，行經城鄉、草原、荒原、山嶺、沙漠、戈壁灘和綠洲等，盡情肆意的踩著鐵馬，追尋古絲路上的駝隊鈴聲，感受千年大漠的歷史軌跡。瞻仰著古代遺跡的殘墟斷垣，依然屹立在西域的茫茫荒漠上，包括見證絲路興衰的長城、烽火臺及邊城要塞，不由得發思古幽情，那一黃沙

百戰穿金甲，不破樓蘭終不還」，旌旗飛揚，戰鼓雷動的景況，自然湧現腦海；不禁又聯想起當年自己駐防前線時，決心成仁取義與小島共存亡的歲月，那般豪情壯志，可謂古今輝映。

長途騎行若說不苦不累是騙人的，但回憶則令人甘之如飴。其中記憶最深刻的，就是離開嘉峪關後，進入一望無際、空曠、荒涼的戈壁灘地區，古稱「八百里長灘瀚海」，就在往玉門市途中，突遇沙塵暴襲擊，狂風夾雜著滾滾沙塵，頓時黃沙蔽天，白晝變暗夜，令人窒息，打在身上疼痛不已，沙塵暴非得要親身經歷，才知道實在太可怕！太震撼了！

所幸貴人相助，才能化險為夷。我們也曾因趕路，錯過了宿點，在寒風細雨、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荒野中，疲憊徬徨無措時，獲牧羊人留宿家中，接受款待，並體驗睡炕床的難得經驗。一路上感受到陝、甘、新的大陸同胞性情純樸友善，他們在非常艱困的環境下生活，雖然逆來順受，但都樂天知命。而且當知道我們是來自遙遠的臺灣時，就更加的熱情，對待我們就像好友般親切。

駝鈴鈴音揚古今

交流道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傳：nichiechiang@tcc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市延平路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http://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二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

就在去（二〇四）年五至六月底長達三千九天的古絲路騎旅中，我夫妻倆遍覽含古都西安、西嶽華山、秦皇皇兵馬俑、沿途景點觀光及北疆喀納斯、天山天池、烏魯木齊景色。此趟深刻的文化體驗，心靈行囊滿滿。漫漫長路，絲路太凄美！太有內涵了！千言萬語，只能神會，無法言傳。